

爱的时间旅行者



ONCE UPON A TIME ON THE CRUISE



◆
本页上起顺时针 汤重熹教授
与曹瑞忻老师在维京游轮的餐
厅享用午餐。/ 汤教授的速写作
品。/ 两人在维也纳街头。

**有什么事物能够超越时间呢？——
人的一生如此短暂。当人们历经曲折后，
依然不放弃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始终怀抱真心去寻找——永不停止对艺术和
美的渴望……或许这漫长的过程会令我们
发现：爱的永恒价值就蕴藏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中。
这是汤重熹教授与曹瑞忻老师的故事，
关于维京游轮上的两位爱人。**

创作是表达爱的唯一途径

去年11月下旬，我在一艘停泊于维也纳市区、多瑙河畔港口的河轮上见到了汤重熹教授和他的夫人曹瑞忻老师。当时他们即将结束为期八天的“多瑙河艺术之旅”——沿多瑙河流域一路航行，路线跨越匈牙利、斯洛伐克、德国、奥地利四个国家，维也纳是最后一站。

这是他们第三次搭乘维京游轮旅行。

对汤教授和曹老师而言，出国旅行的首要目的是发掘更多艺术素材，这与他们的职业密切相关——退休前，二人均是广州大学设计学院的教师：汤教授是设计学院创办者之一，并担任首任院长；而曹老师在学院教授视觉传达类课程。谈到游轮旅行中的难忘经历，汤教授总是对各个国家的博物馆、美术馆和大学更感兴趣。当他提起在阿姆斯特丹荷兰国立博物馆里看到的陶瓷收藏品时，脸上洋溢着兴奋的神色，一边说没想到有那么多珍品，一边对这些藏品精妙高超的艺术水准赞叹不已。曹老师觉得该玩的地方都玩过了，但还想在自己的知识层面上再“提高一下”。

除了对艺术的热爱和始终坚持的教师与学者生活的纪律，身为学者的爱情生活则以另一种严肃但不失浪漫的形式开展。

汤教授在维京游轮上的房间里，桌上摊开着速写本，画笔、颜料、画材有序摆放在一边；套房墙上画框内挂的是他在旅行途中创作的速写着色风景画。每天晚上，结束了一天的游览行程，他便回到房中埋头创作，经常画到午夜才休息。三趟游轮旅程下来，他已经积攒了百余幅作品，画幅大小不一，形式统一是速写着色。汤教授习惯用速写的方式来表现旅途见闻，油画太麻烦，需要带的画材太多，也需要较长的时间风干，而速写可以随时随地创作。

在题材的选择上，他多半随心所欲，大部分都是凭感觉下笔，并不追求完整还原看到的风景全貌，而是进行类似于印象派的创作，攫取一些感受深刻的美好碎片，再根据个人喜好决定画面布局与元素搭配。

他还喜欢在画面中予以适当留白，这样一来，既给观者留下想象空间，也像是藏起了一部分自己的回忆，秘不示人。

夜晚汤教授画画时，曹老师在一旁看书，他们总是在一起，但姿态并不十分亲密。外出游览时经常各走各的，不习惯彼此搀扶或更多的肢体接触，可是言谈和举手投足间的默契无不浸润着共同度过的漫长岁月的脉脉温情。哪怕是一些生活细微处，也充满着深切但无声的关怀——每当曹老师在卫生间待的时间稍微久一点儿，汤教授总是忙不迭地敲敲门，听到曹老师的回应后他才放心。聊到这些，汤教授显得有点儿不好意思，“我是怕她在里面睡着了或者摔倒了……”——含蓄而真挚。

大部分跨国旅行需要消耗大量体力和时间，加上语言、行程安排等种种现实而琐碎的问题，对老年人而言，不可谓不劳神。但只要在一个安全、舒适、值得信赖的环境中，旅行其实可以开拓更多的思维和想法，毕竟能够短暂地离开日常。就像汤教授，在旅行中也依然保持旺盛的创作热情，而他的旅行方式给人带来的启发是生活的激情需要自己去寻找和保持。你看，无论在哪儿、无论用什么方式，他必须思考和表达，而创作是表达的唯一途径。正如他行走在维也纳的大街小巷时，他能够迅速而敏捷地发现周遭一切之中的艺术成分，美无处不在，也绵延在他们的视野和生活中。

爱是命运吗？

那个下午，维也纳阳光和煦，我们在“艾斯特拉号”长船三楼的观景酒廊里闲坐。汤教授身着衬衫与舒适的薄毛衣，看起来兴致不错；曹老师神采奕奕，满头银发在阳光下闪闪发亮。他们悠闲地品茶、聊天、翻着画册，就像正在自家客厅接待客人一样。



年轻的汤重熹和曹瑞忻曾经度过的生活在我眼前徐徐展开——跨度长达37年的婚姻生活：历经四个时代，辗转于农村与城市。

汤重熹1948年生于福建厦门，自小便显露出艺术天赋，上初中时无师自通，开始临摹齐白石。与其说受到来自外部世界的影响，倒不如说他打从一开始就听见了内心传来的声音，他不假思索、毫不犹豫，跟随这声音的方向，一路顺畅地考上广州美院附中。假如事情就此顺理成章发展，他将毫无悬念地在附中毕业后进入美院油画系，为了将来成为一名艺术家，他已经做好继续学习的准备。

没人能想到时代的变迁将会在何时发生。20世纪60年代末，因某些特殊时代因素，汤重熹服从组织安排来到江西瑞金文化馆，成了一名群众美术干部，主要工作内容就是教农民学美术。比他晚出生一年的上海姑娘曹瑞忻于同一时期有着类似遭遇：她来到了江西崇义县山区，从此开始在供销社工作。等到两人终于在县里办的美术培训班相遇时，他们已经在农村待了许多年。

年轻人刚出社会便领教了命运的诡谲，身份和生活环境的变化让他们的未来变得不确定，这种不确定使得他们不敢贸然确定恋爱关系，尽管已经彼此倾心。直到1977年恢复高考，两人双双考上景德镇陶瓷学院时，他们仍未能在一起。因为汤重熹的工作能力太强，地方文化馆不肯放他去上大学，他只得留下继续工作，次年再度考上景德镇陶瓷学院，比曹瑞忻晚了一届。本科毕业后，二人留校任教并结婚，等到儿子出生的时候，时间已经来到了20世纪80年代。

1986年，他先是被调到广州大学万宝工业设计研究院，又在广州大学着手建立设计学院。20世纪90年代初，曹瑞忻带着孩子搬到广州——随着时代变迁，他们拥抱了新的生活。

汤重熹和曹瑞忻对教育的投入渗透在他们生活的各个方面。但对家庭生活没有过多描述，在他们的只言片语中，那仿佛是极为普通的大学教师日常生活，除了讲课就是进行学术研究，既呈现出单调的面貌，又显得极为专注。而说到夫妇二人第一次共同旅行的经历，还是2000年跟随学校组织的考察团首次出国学习……总之，一切都与教育和设计研究有关，面对一种宏观的、将个人置之度外的生活，清醒、理智而克己，为自己热爱的教育事业和设计行业服务，不习惯表达与个人情感有关的感性描述，具有鲜明的时代印记。

有个画面一直浮现在我的脑海中，那是游轮上的午间自助餐刚结束的时刻。汤教授和曹老师并肩坐在餐厅内的一处沙发上，好像正聊着什么。从后面看过去，他们的身体并没有挨在一起，两个人中间有着我们在过去时代的人身上经常能看到的那种微妙的距离，就像无时无刻要保持礼貌。可那种氛围又无疑是亲密无间的，给人留下的印象甚至要远胜大张旗鼓的肢体语言，就像两个人正在一个舒适的地方尽情享受生活。

他们的身旁是巨大的落地玻璃窗，从窗户望出去，一对美丽的白天鹅正在多瑙河上游来游去，它们既亲昵又自由，不时还游到船舷边跟船上的人要东西吃。这样真好，我想，它们感到安全和放心。

这样的故事，似乎并不稀奇——爱情因为种种原因偏离了原本的轨道。但也正是如此特殊的际遇，让两个一心向往艺术的年轻人走到了一起，成为彼此生活和事业上的终生伴侣。听起来无一不是偶然和随机，但其中或许又暗藏某些无法躲闪的轨迹，过去的人总会把这样不可猜度、预设，也无从躲避的经历称为“命运”。但现在人们不禁要问：爱是命运吗？

在这个故事里，爱是一趟时间旅行。



本页 维京游轮停靠在维也纳市区的码头。
对页左上起顺时针 曹老师的首饰。/ 两人在维也纳街头参观。/ 维京游轮上的观景酒廊。/ 汤教授在客房的一角摆满了画具。/ 维也纳城市一角。/ 两人在船上的午餐时间。



ONCE UPON A TIME ON THE CRUISE

